

誠齋集

一六



誠齋集卷第六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奏對劄子

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命在民心故君之愛養斯民如人之愛養元氣也然愛民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吏也

陛下身居手九重而心周乎比屋儲神於蠖濩而見民情於耕桑隴畝之間頃嘗捐丰賦以與民古者艱難之時所未嘗有也近嘗出官帑以賑饑古

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
司守令者其忍負之顧乃不然或郡境實旱而不
受民之誦或縣無上供而預借民間來年之租甚
者攘肌而及骨剥民以進身兩稅自有省限也或
先限而責其至足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歛而獻
其羨餘甚不稱 陛下憂恤惻怛之意也澤不下
流感召早暵江湖之上旱遍數州天意若曰遠民
有不被 陛下之澤者也吏之壅闕上澤如此可
不昭然遠寤哉臣聞令不自行不有所勸則令不
行惡不自止不有所沮則惡不止唐代宗之時秋

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代宗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貶澡南浦尉若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唐宣宗之時補闕張潛上疏以為藩府每以羨餘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減刻將士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宣宗嘉納之若宣宗者可謂知勸沮矣臣謂當今監司守令有如劉澡之所為張潛之所論者願

陛下有以深沮之仍詔臺諫以論列之勸沮一明則聖主之澤如流水之源沛然而下無敢壅闕矣

取進止

壬辰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人主之要道有一而所以為要道者有二何謂一曰用人是也何謂二曰任賢曰使能是也有正直中和之德者謂之賢有聰明果敢之才者謂之能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無所不為故可使而難御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託之以國託之以子託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敢以託之也此任賢使能之效也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

之而乃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無成功所謂能者
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且溫以國秉則幾僭竊
此失於賢使能之效也 陛下以英明之任當艱
難之極廣覽豪傑博延俊又蓋將紹開中興坐致
太平任賢使能之道兼舉而並得之視周宣有光
焉漢高之事不足進也然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
能非難知能為難故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人不
易知侯嬴亦嘆之如臣之愚何敢措其說抑嘗參
稽古先斟酌聖賢而得其至精至粹之要矣敢以
為 陛下 下 缺 臣 間 觀 賢 者 必 觀 其 所 主 觀 能 者 必

觀其所試主司城正子所以為孔子主癰疽瘠環則不足為孔子然則人君欲知其臣之賢德歟主於司城正子則其賢德無疑矣欲知其臣之姦邪歟主於癰疽瘠環則其姦邪無疑矣賢者任之姦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其所主畜夫之利口而無補於漢周勃之訥而能安劉氏然則人君欲知其臣之才能歟似不能言而能立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知其臣之誕謾歟敢為大言而不能成事者其誕謾無疑矣能者使之謾誕者廢之則使能之道盡矣臣故曰

觀能者必觀其所試臣區區千慮之一得惟

陛下裁擇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恭遇陛下親郊底于休成而臣得駿奔其間
國之大度臣之至榮也然臣竊觀其初微雨既降
而陛下惕然寅畏憂形天顏既而天表之應步
自太室而瑞雪紛至燎熏紫壇而雲物開除肆菁
丹鳳而月光清照此蓋陛下下一念之誠天應之
速也且夫雨暘者天也變雨而暘者陛下之一
念也然則災祥雖在手天而變災為祥者實在乎

陛下矣然臣竊怪比年以來江湖之間水旱間作
陛下敕監司諭守臣損內帑之錢發大倉之粟所
以畏天憂民者盡矣而嘉氣未應豐年未屢此豈
天道之遠有所難格歟臣聞之易曰君子以自強
不息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昔者唐
太宗即位之初元年饑二年蝗三年水宜其治之
難也然太宗聽魏證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
導人使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斗三錢蓋太宗
不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天之既應而自足
此其所以致正觀之隆也今以

陛下畏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雨暘之心為念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數日寅畏之心為純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為豐穰銷氛禳為泰和豈特致正觀之治而已臣不勝愚忠取進止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太祖創業太宗繼之真宗仁宗守

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代之法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自王安石變法而天下始弊自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亂光堯中興盡復舊

貫 陛下紹統一遵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
道新書猶有抵牾 陛下有命再修飾之臣嘗思
抵牾之說大槩有二有因一人之請而改法者如
利害劄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
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於對揚之塞責而
已或聞之道塗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其請哉援
旧例者志在於恩紀之僥倖而已或不應得而得
或不應貸而貸豈可輕徇其欲哉臣願

陛下深詔有司於修法之際凡有此類乞如范仲
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會議必可經久

方得施行如事于刑名更令大理寺官參詳之如此則 祖 宗之法庶盡復其旧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法今新法再修之後臣願 陛下與大臣力持之於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之於下凡法之所無者一皆議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罰此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取 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 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為民之蠹者莫大於貪吏有搆罪者必實典憲甚盛德也然

臣猶有愚見欲上裨 朝廷之未議臣聞將欲閉
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示以所畏者所以閉
不善之門也表以所慕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
夫某貪吏某貪吏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懼
而曰貪不可為此所以閉不善之門也今夫某廉
吏某廉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
不可不為此所以開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
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知所慕矣廉吏知所勸
則廉者衆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廉風俗一
變貪汙自戢臣願 陛下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

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必有實狀勿為虛美
無其人則闕之 陛下親擇甚尤者而旌異之或
增其秩或賜之金亦庶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
衰矣惟 陛下財擇取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二劄子

臣竊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綱船不以
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二者之弊其咎安在臣
聞 國朝之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場務不
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者甚速稅不檢
則商販之微者可附雖無明條許其商販而法意

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情啗以利則喜而易使
奪其利則怨而難役有以利之則其用足無以利
之則其用窘利其私乃所以利於公也今則不然
綱運所過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冥搜細索
秋豪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
其私則不得不取於官於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
扉屨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綱運之至多
不以時既至而又多折閱其原蓋出於此臣聞蘓
軾在揚州日陳綱運弊請罷緣路隨舩檢稅臣愚
欲望 朝廷行下諸路綱運所過稅場不得苛

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庶幾千艘銜尾月至中都無住滯折閱之弊取進止

甲辰以尚左郎官召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脩臣竊見天下郡邑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扼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脩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之外砦其地大茂林千里大木石圍在潮梅之兩間人行其中終日不逢居民不見天目盜藏其山而人莫之覺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鎮其

荒林使盜不得而發也惠之外砦其地石皆崇山
前左大海其間僅通一路自循梅及潮三州來者
必由此塗 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扼其險要
使盜不得而過也臣前任廣東提刑嘗因求盜經
從惠之外砦問其巡檢公廨則化為瓦礫之場矣
問其兵之屋廬則鞠為擗棘之墟矣問其將士所
在則皆居城中矣盜賊每起於山林而將士乃居
於城市此盜之所以無所畏忌也潮之外砦臣雖
未嘗至而見其將士亦皆居於城中臣嘗符下兩
州委守臣興修各砦廨舍官屋起發將士移屯復

歸舊處不得依前安居城中未幾而臣去官其復
舊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愚欲望從 朝廷行下
廣東憲司催督潮惠守臣照臣淳熙九年內措置
兩砦移屯事理施行仍差官核實保明以聞及行
下諸路憲司稽考郡邑外砦有僑居城中事躡相
類潮惠二砦者並令蓋造廨舍營房移屯復舊使
荒林之處有所鎮而盜不敢發險要之地有所扼
而盜不敢過庶幾山林之遠枹鼓不鳴田里之間
民毗安業取進止

上殿第二劄子

臣仰惟 仁聖在御一意加惠百姓每發德音下
明詔為民而下者十九而州郡不能宣布德意取
民無制其害尚存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是也何
謂改鈔縣以新鈔而輸之州必改為旧鈔以受之
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
今也不然今歲所輸徃徃改鈔以補去歲之虧甚
者或以補數歲之虧後政所輸徃徃改鈔以償前
政之欠甚者或以償累政之欠是以歲歲有負任
任有逋廣石已有此弊矣江浙又甚焉至有一縣
必令償十余萬緡之逋者揭浩穰之數以為督責

之符又豈容酌中制而免害民之患哉夫所謂積
欠者或以凶荒而減免或以恩霈而蠲除或窮民
逋負而不可償或貪吏奄有而不可校是特其名
存耳以其名而責其實從何出哉不過驅縣令以
虐取於民爾臣愚以為莫若截然自今日始今歲
所輸止為今歲之數後政所輸止為後政之數取
其累政旧欠之虛數而與之蠲除覈其任內逋負
之多少而為之殿最庶幾縣令自此可為而民力
不至重困臣之愚言儻可仰裨 聖主卹民之德
意願下其事推而行之以禁畿州郡改鈔之幣仍

今監司覺察毋致違戾取進止

上殿第三劄子

臣聞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言王者之平心稱物法當如是也蓋偏陂也好惡也偏黨也反側也皆人欲也非天理也皆人心之私也非道心之公也然是數者之私皆一言之而偏黨之偏獨再言之反覆言之豈不以是二者尤害心之大者乎蓋執己之見之謂偏好己之同之謂黨執

已之見則必舍人之長好已之同則必惡人之異
以此處事皆昏昏矣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心也
後之用人者不然某人進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
皆進某人退則某人之所引其類者皆退如其所
引之不善也皆隨某人而退也不亦善乎如其所
引之皆善也亦皆隨某人而退也是可惜也人才
之所以難得其或在此歟此偏黨之一也古人云
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後世則不然天地四時尚
有易也法令三年尚有赦也人有百善而不幸有
一過或以一過而廢其終身之百善錮人沒世已

可惜矣其人豈無片善一能可以濟國家緩急之
須乎此偏黨之一也人之才有短長已之心有好
惡當其惡之也或以有功能而廢當其好之也或
以無功能而遷有功能而見廢則人自此情於赴
功無功能而遷則人自此踈於倖進此偏黨之一
也人主之心天之心也何謂天心無親無踈無近
無遠是謂天心後世不然親且近者則舉信之踈
且遠者則舉疑之信之則欺者皆以為忠疑之則
忠者皆以為欺此偏黨之一也臣生當

聖世覽觀

聖主之設施固未必有此慮然臣蒙

陛下之收用受 陛下之教育君父之於臣子
非止責其效一官勤一職而已也必將以古人聖
賢之學責望臣子之報上然則三代聖賢之心後
世偏黨之失臣豈敢不以聞於 君父乎唐太宗
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惟 陛下留神省察取進
止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
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絕之者則誤之
以強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

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已白天而不以天白天太戊
修德而棄木即枯成王怛然而偃禾盡起故夫警
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 陛下聖神之資與
天同德寬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享國久長
固無適而不得乎天意矣然廼者上天見異時則
有星變地震之災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
患外夷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之慮 陛下法堯
之兢兢體舜之業業恐懼修省夙夜靡遑是以一
念禱於此而妖星退於彼前月之災異一變而為
清寧前日之水旱一變而為豐穰前日之危疑一

變而為安靖至於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霽
既霽而欲雨欲雨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沆
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聖畏天之明効也
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
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
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
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遠嫌顧身而
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
避怨畏禍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問小大
無不賜對許以盡言此固善矣豈無聞見輕信得

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手權貴近習
無所親踈苟有柔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
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政無形者手
朝政修明矣必思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
未有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或先其虛名未節而
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賊吏以惠民非不嚴也必
思以懲踈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
軍債以惠軍非不峻也必禁軍債剝割之意為禁
債帥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
陛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

聖德日新 天命永保實 宗社無疆之休取

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事君者必嚴進退之節用人者必養其進退之節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誘之以爵祿之利也退人以禮言其不毀其廉耻之操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恤恤然如藝苗而望其成進退嚴然後廉耻

立廉耻立然後名節全名節全然後國家重故以
西漢之盛治至於單于來朝而王莽以一孺子而
取其國以東漢之衰微至於獻帝不能自存而曹
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名節之立與不立而已
然則名節之關人國家豈細事哉臣竊觀近世之
俗駸駸乎嚮於名節之不立矣公卿大夫以靖恭
為大躰有將順而無弼違百官有司以柔伏為尊
德有依阿而無奮發政事之得失卷舌而不敢議
人物之忠邪閉目而不敢分以守正為拙以敢為
為狂以中立不倚為後時以處穢田徑為速化古

人進退之節徃徃視為迂闊無用之具矣此風一
成豈國之福哉臣請試言其一 二州縣之吏有以
滿秩而去者有以成資而去者官期及代而不求
去則士皆賤而笑之今 朝廷之百官未聞有以
秩滿而去者亦未聞有以成資而者幸而其間有
知廉耻者謁 朝廷而求去然其意未必誠也有
以去為留者有以退為進者 朝廷未必信也幸
而有誠欲去者 朝廷亦併以前之不誠者視之
亦未必信也懷祿顧位惟恐失之此風一成豈國
之福哉臣愚欲望 陛下明告大臣凡在朝之百

官或以三年為滿秩或以二年為成資其及代者朝廷以其賢而欲留之則畀之以再任不然

朝廷隨其才力困其資格而畀之以外任何必以爵祿羈縻之使之裴回傍徨欲留不可欲去不能進不以禮退不以義以壞其進退之節而納之於苟賤之地哉此亦長養名節之一端也取進止

輪對第三劄子

臣聞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法而能守雖非良法法無不行之法而不能守雖有良法法無不壞未必下之人敢壞法也或者上之人自立其法自

壞其法也故賈誼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使金石有時
而渝四時有時而反天地有時而私亦何足取信
於天下哉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尤嚴銓試
之法上至於公卿下及於大夫士近至於權貴遠
至於寒賤其子弟以門蔭補官者非中銓試不許
出官此非特為團選才也乃所以為公卿士大夫
教養其子弟之才也此非特為國惜名器也乃所
以使權貴寒賤之子弟得之之難而愛惜其官也
人惟教而成才然後可以使之臨民人惟愛惜其

官然後可以責之律已此近世之至良法也然臣竊怪有以國戚而與官觀差遣者如張似續有以勲臣之後而特差帥司幹官差遣者如楊文昌有特令吏部差充憲司幹官差遣者如劉球此三人者問其嘗中銓試乎則皆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者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踈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今有未嘗中銓試之人而得出官是銓試之法為虛器也上之人自立其法而自壞其法欲法之必行得手臣恐銓法自此而壞侍門自此而啓不學無能貪鄙不自愛之

人自此而進他日雖欲塞之烏得而塞之哉臣願
陛下深詔執事自今以始有出於一時之除授而
未審其嘗中銓試與否者令吏部勘當中尚書省
及給舍臺諫如係未經中銓試之人許宰執得以
執奏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彈罷雖嶽廟宮觀
帶貤職者亦在所不與蓋貤職者天子之優恩也
非可假此而免試也嶽廟宮觀者雖非臨民也然
已經出官則臨民之漸也非中銓試不以貤職而
出官不以嶽廟宮觀而出官則倖門塞矣夫然後
銓試之良法可以經久而不壞出官而臨民可以

得人而不濫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論吏部恩澤之敝劄子

臣聞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欲止以法從人則公道止而私欲行私欲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四關而不可禁昏吏受賕之淵所以百孔而不可窒也法之敝莫不然而銓法為甚士大夫之有任子此本朝之仁恩至深至渥也為人祖父者宜體朝廷之意均雨露之恩可也蓋鴈鳩之哺子也且則自上而下莫則自下而上欲其均也今則不然有所謂

父祖遺囑者亦聽其奏補且夫奏補自有成法又
焉用遺囑乎愛憎之或偏則有遺囑死生之或亂
則有遺囑故有奪嫡以與庶者有舍子而與孫者
其敝至衆也使其任偏愛出亂命猶不當從也况
有假託而偽為之者乎此以法從人者一也又有
諸子已補官而奏孫者甲房之孫補官者二而乙
房之孫補官者一猶有余澤之一而甲孫之三者
又欲得之間之則曰甲長孫之官者生前之奏也
此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也甲次孫之官者身後
之奏也乙孫之官者亦身後之奏也謂生前之奏

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身後之澤甲乙二孫既各
得其一則其餘澤復當歸於我矣不知夫身前後
身之所奏皆君恩也豈有身前者不理為次數而
身後者乃理為次數乎豈有甲孫之得者三人而
乙孫之得者止一人乎此以法從人者二也又奏
孫之法有輪奏諸房已足尚有余數恩澤却依長
子房分奏補者此亦不均之說也且如甲房之孫
其數一乙房之孫其數五而祖之恩澤其數六必
也甲與乙各得其三期均矣今也甲房之孫奏一
人焉乙房之孫奏一人焉其三則誰得之甲房之

曾孫曰我當得之乙房之孫爭之曰不有法手法之說不曰輪奏諸房已足然後及長房乎今我本房孫之未官者尚四人焉奏未足也何得舍孫而奏曾孫乎爭之不決訟之不已蓋由不均之故也此以法從人者三也又被蔭補人已命未受者聽改授餘親未有期限之說也既而申嚴之曰未受而身亡者方一年別奏此法善矣既而又申嚴之曰持服人不應受命而寄納未服闋而身亡者方許改奏其餘巧說緣故經隔年歲等事不合改奏此法益善矣而近時議者乃請曰如實有事故者

乞與改奏且夫所謂事故者自知其出一年之期限必巧為多方之緣故皆挾情以破法者也安得所謂實者哉此以法從人者四也臣愚欲乞痛革其敝凡奏補恩澤有引祖父遺囑者不與有稱生前所奏不理為次數者不與有一房之孫獨多而引輪奏未足之說者不與有被蔭人未受身亡而出違一年之限者不與如此則爭者息而訟者服矣不惟長仕族遜悌之風亦以宏 聖朝均一之澤又以塞昏吏受賕之一孔如有秋豪可抹欲乞裁自 聖斷詔有司推而行之取進止

論吏部酬賞之故劄子

臣聞春兩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賞慶刑威同日而施聖人不能以馭群臣昔堯之有共工不以其方命之罪為可恕而復行儻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汨陳之罪為可略而復旌其治水之勤何也賞罰固不可同日而施也

本朝之銓法若監司若守貳若令錄而下在官之目有某勞者賞集其事者賞皆報其一任之勤而不以罪行也賞典之說曰諸任滿應賞而本任犯賊及私罪重若公罪降官或本職曠闕者不賞此

法善矣至於有以臺諫彈罷者以監司守臣劾罷者亦請於吏部曰我在任有某賞今當與我也又我雖非善罷而未嘗經取勘躰究也又曰我之賞以某事我之罷不以某事也且夫或臺諫之所彈或監司守臣之所劾朝廷從而罷之必以為有罪而罷也或未嘗經躰究或未嘗經取勘

朝廷所以保全且不以一吏而興大獄也其在銓法以言罷者監司守貳則踰年而後得祠祿其餘則久而後得謁吏部或赦而後謁吏部某所踐歷考不理為考任不理為任也何也有罪故也夫考

任且不理而獨欲理酬賞乎有罪之未幾而論其功行罰之方新而畀其賞是春兩秋霜同夕而降也何以示勸懲於群臣乎臣愚欲乞自今以始凡監司守貳令錄而下凡以臺諫之所彈監司守臣之所劾而罷者在任之賞不以何等也目今吏部並不得推行以革濫賞之敝取進止

論吏部差注之敝劄子

臣聞銓法之要在於使通者塞塞者通如臣前之二說欲革恩澤之敝革酬賞之敝使法不出於二而出於一吏守其一而不得賣其二是使通者塞

也然則何為使塞者通乎尚書左銓差注之闕來者以格而得注者以格而授既流通無滯而不塞矣然猶有小塞而未通者京朝官授諸司幹官是也幹官之格有以通判資序而授者有以第二任知縣資序而授者蓋其與所以重其官也然挾通判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太守挾第二任知縣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郡丞彼豈肯折而入於幹官乎是故尚左之幹官高者不肯入卑者不得入於是揭闕于墻壁有九年而不授者若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是也有七年而不授者若廣西提舉司

幹辦公事是也有六年而不授者若廣東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是也此所謂塞而不通者也臣愚欲乞用吏部通差之法如諸路帥憲漕鹽茶常平之司除參議機宜主管官等闕差注無滯之外有所謂幹辦公事一闕如或在近地而出闕半年不授者在遠地如川廣而出闕一季不授者許令尚書左選權發下侍郎左選差注經任有舉主闕陞職令者一次庶幾尚左不至於有關而無負侍左不至於有負而無關是則臣之所謂塞者使之通也臣所領尚左銓綜之職其事有三曰差注曰酬

賞曰恩澤三者之敝去則銓曹之法清矣取進止

己酉自筠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

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
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
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
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
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
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
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

是也本朝 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呂夷簡與諫官
范仲淹交論上前遂黜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
改陽脩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
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脩與洙不惟黨禍遂
息而已至於與 仁宗同致慶曆之治者乃前日
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宰臣章子厚
蔡京盡指司馬光蘓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
三百余人目為姦黨并逐禁錮死徒殆盡君子盡
逐小人滿朝馴致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
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

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皆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建皇

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
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
其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
小人者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之臣
有後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
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
以消漢康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
賞一罰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

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而不然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纖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

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群臣
之猷納此輩與之表裡事至於此豈惟私測之而
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
聚子內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洪恭石顯唐之鄭
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

陛下始初清之目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
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者乃有以招權用事自
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天下所
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己也大抵近
習者便嬖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

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臺諫咸規君德，糾逖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東鄰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兩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官官梁師成、鄰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

近習與外朝之群臣合而為一則人主之燕私人
主之嘖笑下皆得而知矣群臣之姦邪天下之情
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
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陛下察之
察之又重察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
家之福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於當世之利病既略陳一二矣請復陳帝王治
道之要其大槩有五一日勤二曰儉三曰斷四曰
親君子五曰熒直言惟能勤則一月之中親學問

機務之時常多親燕遊逸樂之時自少矣惟能儉
則浮費盡省而用自足國用既足而民可寬矣惟
能勅則依違牽制之情皆不得而奪陰詖私謁之
事皆不得而至矣惟能親君子則正言日聞正行
日見而小人自踈君德自進矣惟能獎直言則不
諱之門開敢言之風振下情日通姦邪日消矣雖
然治道有五而行之者一曰誠而已必也自信之
心先立於內自文之行不著於外以聖人之道為
必可行以帝王之治為必可致力行之而不息固
執之而不移此之謂誠不然迹試之心翫之初行

之終違之或先之以勤儉而繼之以驕奢或言之
以寬卹而行之以刻剝或外示親賢而內憚其正
或陽為好直而陰惡其犯皆非所謂誠也其去五
者之治道愈遠矣故記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
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心法之至要
也 陛下聖質天縱聖學自得亦何待愚臣之言
臣願 陛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先立一誠於
聖心以力行五者之治道則二帝三王可一舉足
而至矣惟 陛下加之意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聞保國之大計在結民心結民心在薄賦歛薄
賦歛在節財用臣伏見陛下深詔執事會計邦
財出入國用盈虛之數臣仰測聖意將有以節
財用薄賦歛以結斯民之心此宗社生靈萬世之
盛福也然臣嘗為陛下深思其說以為
陛下雖有薄賦歛之心恐未得薄賦歛之道雖有
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何以言未得
薄賦歛之道且今之財賦有地基茗課之征有商
賈關市之征有鼓鑄權酷之人有鬻鬻爵度僧之人

猶曰非取於農民也而取於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於官者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一斛矣民之輸帛於官者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鬻帛於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無錢與鹽矣無錢尚可也無鹽尚可也今又以絹估直倍其直而折輸其錢矣民之不役於官而輸其儻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稅為錢也稅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而暫佐師

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帥謂之經制使也於是
有經制之錢既而經制使之軍已罷而經制錢之
名遂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帥謂之總制使也於是
有總制之錢既而總制之軍已罷而總制錢又為
常賦矣彼其初也吾民之賦止於粟之若干斛帛
之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
之外又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椿之錢又有
板帳之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旧又幾倍於
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至於蜀
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者臣不得而知也

陛下今欲薄賦歛有司且曰無以供經常之費也
臣故曰陛下雖有薄賦歛之心恐未得薄賦歛
之道也何以言未得節財用之策蓋國家之用有
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節者如宮室車服之用
如祠祀之用如交聘之用如餉師之用此不可得
而節者也然古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年饑則
路馬不食穀君不祭肺八蜡不通然則宮室衣服
祠祀之用亦有可節者矣而況今之祠祀又非古
之祠祀也車服之飾兵衛之衆錫賚之恩幾倍於
古耶雖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是

不可節也至百官之冗百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
不可求所以節之手 高宗南渡以來如節度使
不異真俸矣雖然猶曰某有某戰之功不可減也
至於將相積官而除者王族戚里近習官寺積恩
而除者是獨不可減乎如國家之官帑有左帑矣
天子之私藏有內帑矣且天下之財孰非天子之
有今也有私藏焉已非先王之制矣而又有曰封
樁者焉又有曰南帑者焉南帑今為西上帑矣左
帑之用西上帑之用則 朝廷之經費也所謂封
樁何為者也不過浚所入之贏以入封樁又浚封

椿之贏以入內帑而已天下之財入於內帑則豈
復可得而稽乎豈復得而節哉內帑所在人有覩
心至使人主不敢一顰一笑也一顰一笑則宮闈
左右望賜矣人主不敢一遊一豫也一遊一豫則
宮闈左右望賜矣人主不敢一飲一食也一飲一
食則宮闈左右望賜矣人主之奉幾何而浮費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矣此獨不可節耶而臣見其費
之增也未見其費之節也臣故曰 陛下雖有節
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策也今竭東南之財
而支天下之全費見內帑之富而忘斯民之目貧

而議者乃曰有司不能為 陛下節財也不知有
司安能節財節財在 陛下而已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立為法制凡內帑出入皆令領於
版曹而經於中書制之以印券而覆之以給舍其
大過之恩幸無功之錫予皆得執奏而繳駁之

太祖皇帝嘗令後苑造一薰籠數日不至帝責怒
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
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製造乃進御
以經歷諸處故也帝怒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
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為 天子乃數目不

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不為 陛下設乃為

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
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
深意也 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 仁宗皇帝

寶元慶曆四歲之間兩命群臣議行減省韓琦言
欲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於是內庭不急之用悉
行裁減惟 陛下推廣 太祖 仁宗之德意

而立經久一定之法度此亦節用之大端也至於
宮室車服祠祀之過制百官百吏三軍之冗食中
外官吏賜予之濫費亦皆議所以裁節之者

陛下馭幸以示恩有司執法以任怨下之人亦曰
非上之不與也有司之法也又何怨之有浮費既
節帑藏自充則不惟不取外帑以入內帑而已亦
可如 祖 宗之時間出內帑以佐外帑矣不惟
內帑可出以佐外帑而已如封樁亦可併省而歸
於左帑矣不惟封樁可併而已如印造楮券之數
亦可少減 鬻爵度僧之政亦可暫罷以待軍興不
時之湏矣蓋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
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
可寧不然日復一月歲復一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惟陛下夙夜憂思而速圖之臣不勝愚忠

貼黃云

臣近因接送虜使往來盱眙聞新商用其宰臣之策蠲民間房園地基錢又罷鄉村官酒坊又減塩價又除田租一年竊仁義假王政以誑誘中原之民又使虜譽達於吾境此其用意不可不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六十九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奏狀劄子

秘書省自劾狀

臣契勘 本朝之制日曆之書必有序序篇舊例
委秘書監少撰述如 高宗皇帝日曆序篇係權
修知政事龔茂良從舊例委秘書監李燾撰述今
來 至尊壽皇聖帝日曆告成所有序篇係前權
監修官參知政事王藺照例委臣撰述修寫入冊
近蒙 聖肯改差左丞相留正監修臣亦呈上件

序訖而今月初二日左丞相留正別委官撰到序
篇一首送下本省臣即時奉行今日下寫換仍將
臣所撰序篇即行毀棄臣聞之祭墨曰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一月失職則死及之今也撰序篇者臣
之職也而文辭不足采錄可謂失職矣仲尼曰守
道不如守官今也撰序篇者臣之官也他官乃復
改撰臣可謂不得守其官矣臣之二罪何敢自恕
臣愚欲望聖慈將臣罷黜重作謫罰以為有司不
稱職者之戒仍臣舊有肺氣痰嗽之疾遇秋復發
見請朝假將理所有秘書監及進讀官不可關人

亦乞別差官施行臣謹退私室待罪恭俟威命不
勝惶懼震越之至

奏報狀

臣近以撰述日曆序篇不稱職具奏自劾今月初
五日巳時伏準御卦退還奏狀仰見陛下春憐
之隆赦其罪而不論臣銜感之極至於涕零重念
臣愚戇自信遂至輕發揆之進退豈容無罪難以
復玷朝列欲望陛下曲垂矜念保全孤遠之跡
特賜睿旨與臣宮觀差遣兼臣見以痰疾在假
竊恐有廢職業益重過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臣干冒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辭免著庭轉官劄子

某伏睹今月某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以 至尊壽皇聖帝日曆書成經修經進官

特轉一官減二年磨勘者某聞命之頃大懼弗堪

伏念某學不名家文非華國晚點漢渠之長適逢

遷典之成上則繫冢司之提綱下則勤著庭之載

筆蓋因人而成事雖同目而罔功矧賜帛賜金既

拜嘉於介賚若懋官懋賞敢孤奉於明恩再念某

屬嘗貢需頭之章自列以上氣之疾懇祈祠祿未

賜 帝俞方將少需且復申告儻受爵而不遜必
貪位而疾顛湏至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
奏某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指揮日下追寢庶安愚
分伏候鈞肯施行

薦劉起晦章燮堪充館學之任

奏狀

準 令諸監司到所部半年或因赴闕奏事
許舉部內所知貳人

右臣仰惟 陛下龍飛之初首軫孤遠之跡召從
外郡擢長書林臣以坐縻為慙冀從外補

陛下畀以陪都之漕寄寵以延閣之隆名臨遣丁寧恩意備極臣朝夕慄慄思報万分惟有薦進人才可以裨益聖世在法監司到所部半年許舉所知貳人輒緣公論冒瀆 聰聞臣竊見承直郎監建康權貨務劉起晦前秘書省正字劉昉之子名父之後能以儒科自奮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巽內實剛方初為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臣趙汝愚深器重之今為務場責重事繁從容而辨知建康府章柝亦嘗露章薦之若置之館學必能上裨國論文林郎監淮西總領所西酒庫章燮操

行甚修問學甚正蚤魁里選高擢省闈其於文詞
尤工牋奏不越駢四儷六之體而行以古雅議論
之文有前輩風至於吏能尤復精敏無為軍興和
州嘗爭一鎮稅場務兩郡太守移書請託却而不
視卒畀所應得之郡建康嘗有大家奪細民田漕
臣林圻委以裁決竟還細民前淮西總領張抑嘗
以賢業薦之於 陛下登極之初此亦館學之竒
才也此二士者臣平生行天下寡見其比不敢蹈
穢文仲竊位之罪恐復詔孟軻蔽賢之誚謹冒万
死以聞焉惟 陛下財擇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紹熙二年五月
初七日發奏

薦舉吳師尹廖保徐文若毛宓鮑信叔政

續奏狀

臣聞人臣之報國忠莫大於薦士而捐軀為下臣
嘗伏讀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陛下制詔

以臣寮建請令監司見有賢才可用者熟試精察
告之於上臣自到任以來所部九郡官吏至衆非
他部比其間人才亦必不少今以臣置司之地及
臣循行之州或試以事功或採之衆論得數人焉
請為陛下誦之臣伏見朝奉大夫江東轉運司

主管文字吳師尹有質直之資有廉茂之行試中
大法嘗為大理評事決讞平恕人無異詞其在本
司凡財賦之職皆能鈞按其源流而吏不能欺凡
民訟之事皆能灼見其情實而民無不服至如饒
信等州秋苗夏稅民間輸納徃徃久例收糜費等
錢太多師尹首請蠲減又如江東州縣民間牛死
官司不受納筋角而抑使重納價錢民間苦之師
尹首請禁戢九郡之民皆以為使每以儒飾吏以
經傳法允謂今日之實材朝請即通判建康府事
廖俱學優行副文瞻氣剛吏事通明民情練達臣

初到任暫攝府事聽其贊畫細大合宜直而不表
襮以近名通而不苛察以窮物頃寄居會稽之日
常平使者朱熹奉 壽皇之詔以揀荒延士夫之
賢而博議首選俱而分委之措置有方民無流殍
及通判撫州前後常平使者皆以廉吏政績薦之
於朝未蒙擢用允謂今日之遺材朝請即通判廣
德軍徐文若裕於才力而養以和精於吏事而濟
以恕倅貳小邦力贊其長期於集事而不侵郡權
驩以盡心而不矜已功自守臣沈樞召去攝事數
月適當旱傷之後蠲放無餘允揀荒之政畢舉節

用之策畢講如過客之饋賚經常之燕集一切罷去官吏軍兵之廩給賴以無乏民譽甚美唯恐其去承議卽添差通判池州毛宓經術醇儒師授鄉黨項借朝列嘗為大理司直繼因補外添貳池陽自到任以來廉仁之譽洽於衆口近捧憲司之檄疏決諸邑囚徒乃能盡心疚懷探索情偏一時疑獄有若無主死人吳三而濫及無辜者有若醉人傳百乙自經而誣人逼死者有若胡太被劫不獲正賊而執平人者宓至之月一問而得其情卽時釋放其他滯囚從宜決遺曾不旬時其在獄者

及追逮未至者放三百八十有六人莫不驩呼而
去承議卽知太平州繁昌縣鮑信叔吏才高於一
州治行冠於諸邑到任之初首減罷吏負以除民
之蠹整齊簿書以立民之經撙節浮費以惜民之
財邑小民寡而困於稅務錐刀之譏征信叔乃為
稅務抱認稅額而盡蠲之夏稅民間輸納病於收
取糜費之過數信叔乃立為至薄之則例而痛減
之去歲本縣小旱今春民頗艱食信叔乃以撙節
用度之餘粟擇其貧不能糴者不收民錢而振濟
之繁昌累政不治一邑敗壞今茲遂為壯縣此五

人者臣皆精試而熟察之矣欲望 聖慈特賜甄

擢以為一路官吏之勸異時趨事赴功必有可觀

紹熙二年九月
十七日發奏

薦舉徐木表朱元之求揚祖政績奏功

臣屬者祇奉 明詔問囚上饒因之得以循行郡

邑自當塗歷宣城道新安至上饒歸塗經鄱陽諸

邑南康池陽殆徧一路九郡之境周諏民氓之休

戚廉察守令之能否得賢令四人敬以聞焉伏見

朝散郎知饒州樂平縣徐木上庠名士文學有聲

而能諳練民事秉心明恕治行尤異初知富陽撥

煩無滯理財有方民不加賦而官府充羨及來樂
平豈弟之聲為一路縣宰之冠臣不識其人而聞
其政近過樂平其人已秋滿上印而去採之民言
去思方深有近古循吏之風奉議郎知徽州婺源
縣表采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勵操堅正顧行清苦
三作批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察見微之諸邑其
敝之尤者專以科罰為理財之源流廣開告許之
門每興羅織之獄大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陳
平之惟薄至其小者不可殫舉采首摘其敝白之
監司太守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按堵承

事卽知信州戈陽縣朱元之兩學知名歷試能官
下如士夫干求過客餽賚經常燕集並分俸以應
樽節浮費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至如叔曹之
供諸軍之餽官吏兵人之廩罔不給足催科有法
兩稅不愆民樂其輸不擾而整聽訟錄囚邑民自
以不寃奉議卽知建康府江寧縣求揚祖惠而能
斷明而不苛頃為發女幕寮已著能稱今為留都
郭內之宰事之繁夥視他邑十之公廉自持人不
敢干之以私至於剖折民訟庭無留事拊摩鰥寡
罔不得職行且辭滿一邑之民惟恐其去願借留

者不翅百千人茲四人者臣自到部即聞其治行
俟之兩年不變益賢觀之甚久察之甚詳委有績
用不可掩抑如蒙聖慈特賜旌擢異時必有可觀
後或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紹熙三年三月十五日發奏

薦舉王自中曾集徐元德政績同安撫司

奏狀

臣等目以之使孤奉 明恩昇付一路條察之寄
其惠綏黎庶乃宣布君仁恪勤職守乃凡案常事
至於報天謝生之大願惟有推賢揚善之一節臣
等尤職各已踰年旋觀列郡之太守治中得其尤

穎而不以上聞是蔽賢不祥之實也伏見朝奉郎
知信州王自中文詞俊發才氣高秀初以王蘭薦
見 壽皇論天下事如指諸掌風生穎脫有過人
者 壽皇以為竒材出典邊郡悉心畢力峙糧訓
兵常若寇至今典上饒除苛尚寬一洗積弊如諸
邑適負州家錢幣為縉者三十餘万上供失時郡
用告匱前後太守徃徃劾一二縣令黥諸邑胥徒
以塞已責而不贍如初也自中之既至與諸邑宰
握手吐誠寬為之期而薄為之取不遺一卒不移
一檄率以手書致其勤懇縣令至有感泣者自是

諸邑吏民翕然感之輸租轉集遂以無乏朝散郎
知南康軍曾集胄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
拭講學以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
列皆監六部門不事于謁不肯附驥往往皆以為
簡今守南康大抵以撫字為先以輯集為次其政
一遵朱熹之旧如請於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
如輟郡廉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為而
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樂郊者不
絕今皆安集無有愁歎宣教郎漆差通判徽州徐
元德浙東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出

貳名城乃負外置九州郡迎輅之數厨傳之儀皆
無故實出於創為最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
幣如下檐宴集則有折俎之幣率為緡錢者數百
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為
養士之費於是民皆稱其潔廉江東一路訟牒微
為尤劇民訟至諸部使者之庭皆以委之審決元
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及而解
於是民皆稱其明斷此三人者一路守倅之選欲
望 聖慈特賜旌擢以為良吏愛民之勸以收異
時待用之才後或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舉之罰

紹熙三年四月初八日發卷

舉眉州布衣程侯應賢良方正科同安撫司奏狀

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準 行在尚書禮部符連到紹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制可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者

右臣等伏都眉州布衣程侯經明行修通達國體

其探索王霸有仲舒師友淵源之溥其議論古今
得蘇洵父子治亂之學溥熙十三年間嘗游都下
有所著帝王君臣論及時務利害策凡五十篇皆
造於義理切於事機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
傳為之紙貴未幾歸蜀計其年齒今亦五十許歲
若遂淪棄恐他日 聖世有遺賢之恨今保舉程

俊堪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謹錄奏聞所
有本人詞業乞從 朝廷行下本貫眉州宜取正

本伏候

勅旨

紹熙二年四月
二十六日發奏

乞罷江南州軍鈔錢會子奏議

臣伏觀朝廷近降指揮措置行使鉄錢會子令淮
上屯戍官兵月給食錢除舊用行在會子者並聽
依舊量度每歲支屯戍諸軍鉄錢以為權貨務入
納分數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錢
銀會子分數難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
錢會從已降指揮並聽仍舊其合支見錢一歲止
用一十二萬餘貫淮西州軍逸年朝廷科降應副
馬司支遣錢二十七萬餘貫係鉄錢并行在銅錢
會子中半起發內鐵錢一十三萬餘貫就撥支使
已是足用若將新降鉄錢會子於權貨務筭請委

實別無項目可以支遣臣竊祥朝廷支降新印交
子止為兩淮鐵錢艱於行用今來一倒令江南八
州軍衮同流轉非唯先有折閱之患設或通用不
行其間屯駐大軍四處軍民之情使見擾擾比之
兩淮事體尤重伏自此令一下軍民已皆惶惑蓋
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相推之遺意也今之錢
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鉄錢母也其子
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今之新會子鉄錢之
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
會子並同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並準

鐵錢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
及沿江八郡界內公私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
通者與錢相為兌換也今新會子每貫準鐵錢七
百七十足則明然為鐵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
子矣淮上用鐵錢用新會子則有會子斯有見錢
可兌矣是母子不相離也江南禁鐵錢而行新會
子不知軍民持此會子而兌於市欲兌銅錢乎則
非行在之會子人必不與也欲兌鐵錢乎則無一
鐵錢之可兌也有會子而無錢可兌是無母之子
也是交子獨行而無見錢以並行也一錢兩錢之

物十錢五錢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
乎又兩淮免起發會子三年而江南無免發之命
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帑內帑左帑內帑肯
受乎左帑內帑万一不受則百姓之輸官物州縣
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是新會子公私無用上下
不受而使鎮江建康兩稅入納百万而行使不通
不知將何用也若止欲用之於軍人之支遣百姓
之交易其肯受乎万一有受有不受之間此喧爭
之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臣非不知時暫廉
攝總司之職奉承朝廷之命可以免目前方命之

罪然乃一鑄板揭勝及交收新會子他月正官到任將新會子與軍人支遣民旅交易之際儻有如此前所謂喧爭紛紜之說則朝廷推其所從皆臣阿諛順旨交收會子之罪雖斬臣以塞責於國何益哉淮民兩年已被揀擇鉄錢之擾怨咨之言有不可聞今幸少寬揀錢之禁以安淮民若江南八州復欲力行鐵錢會子是江南之民又將不勝其擾也欲乞 聖慈洞察經久之利害先事而改患猶可銷事至而收則無及矣緣有此利害不敢鑄板曉諭若將來降到會子亦不敢交收此事必出

聖斷力賜寢罷江南八列行使鐵錢會子指揮庶
幾沿江軍民得以安靖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傳聞乾道初間嘗降鐵錢會子於兩淮軍民
都不行使一兩月間朝廷盡行收上今來竊恐
復臨前轍乞下有司揀照寢罷上件指揮

辭免召命公劄

某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

揚某召赴行在者某聞 命震懼不知所裁

恩來自天感極至骨伏念某頃居列著莫效萬分

既與世以相違得補外而已幸仰辱 壽康之臨
遣俾司江介之轉輸猶直情而徑行或觸事而妄
發謝歸已矣潛伏終焉忽召節之下頒力病身而
丞拜寵光所逮故應不俟駕而行筋力已衰况復
有抹薪之疾左趾跛曳而將廢右臂痛楚而未瘳
儻黽勉以載奔殆顛隳之可必方命之非常刑敢
逃須至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
寢召命再陶鑄在外官觀差遣一次俾竊祿食以
安餘年不勝哀扣懇迫惶懼之至伏候鈞旨

再辭免劄子

某五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揚某召赴行在某已具辭免七月十一日準

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許

辭免者 君命至重何敢再違品秩既卑豈應辭

避伏念某才疎用世景迫凋年入朝者三首尾九

歲隨牒且八奔走四方祿食徒優補報向有晚抱

疾疾乞歸故山逢 聖主之勃興發德音而收召

煖如奏日覺枯木之欣榮隱若新雷啓寒蟲之久

蟄感恩至骨流涕交頤而某老益不支病且垂死

豈不願再瞻於觀闕正恐先九隕於道塗不能力

疾以造朝已瀝忱辭而祈免夫向下土之賤莫動
惟天之聰瀆煩敢避於再三俞允終期於万一輒
再具劄子投誠廟堂欲乞力為敷奏追寢召命改
畀外祠庶叨空餐以卒晚歲某不勝哀懇惶懼之
至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召命乞
在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揚万里
係 太上皇帝宮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
依所乞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者

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涕交零跼踖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老而蚤衰賜第紹興之年將闋時於四紀就列淳熙之且俾奉帙於重明仰慙三聖之恩莫效萬分之報晚嬰沉痾力請退休逢天地之重開頒走趨之一節政坐有采薪之疾游辭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敢意上聖畀矜下臣謂其太安儲隸之餘念茲正元朝士之旧起除次對因任真祠招虞人以旌已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橐更冒非常之榮近比絕無躡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新除待

制恩命止差在外官觀差遣一次某不勝惶懼懇
迫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
致仕臣大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
年七十臣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
二月初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
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 恩重命薄福過
災生入笈感濕臍膈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綱
祿辭榮庶可緩死湏至哀告 君父敢乞

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
年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
寵未減災疾必輕万一餘生未填溝壑皆君父更
生之恩危懼發中衷涕交下臣不勝祈天望
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公劄

某惶恐輒有迫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
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大馬之齒有官簿今年
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某合於今年正月陳乞
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

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
恩重命薄福過災生人夏感濕臟腑之疾大作服
藥不痊惟有納祿庶可緩死湏至哀告大丞相欲
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其引年仍降職名
一等守本官致仕其不勝懇迫祈望之至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
禮法皆應得謝遂於慶元二年六月一月具狀聞
奏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聖恩深厚未棄惟蓋顧臣踈遠何以

得此祇拜威命感極涕零跼蹐久之不敢繼請今
則臣年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
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
聊伏枕待盡不避斧鉞再奸 冕旒欲望

聖慈曲垂

天聰憫臣廢疾之久察臣哀懇之真

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邦典特降 睿旨許臣

守本官致仕或銷災沴少逭死亡仰祈始終保全

之恩不勝迫切控告之悃臣冒犯 天威下情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於慶元二年六月內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
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內再申前請俟命兩年於
今月初四月伏準省劄以臣游乞引年致仕二月
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

閣待制致仕者臣聞命驩喜省躬震驚伏以先漢
孝宣以增秩而賞良吏本朝 列聖以進職而勸
有功而臣猥以顛蒙加之老疾晚會逢於
聖主首蒙被於鴻恩拔自庶僚之早誕寔法從之
峻七十致仕蓋遵禮典之大閑再三拜閣始辱俞

音之丕降荷 天地曲成之施全棄揄暮景之歸
然非良吏而增秩一階允惟既渥之數非有功而
進職四等更出非常之恩儻冒昧以居焉恐隕越
于下矣願回成渙以保凋年所有轉一官仍除寶
文閣待制恩命臣未敢祗受止乞守本官職致仕
謹錄奏聞伏候 勅肯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於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
四月三省同奉 聖旨揚万里歷事四朝年高茂

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懼措躬防危臣一

星卧痾七秩謝事荷上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
數以勤歸不一而足方涵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
功誤蒙進律雖歷事四朝之久然初微丰髮之勞
沉緜駸駸良厭餘生之苦老詩憤憤敢承德茂之
褒驟聞尺一詔之頒誕寘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
有忸揆公議以云何深惟政刑之勸懲止繫賞罰
之當否恐此舉之踰甚為公朝而惜之敢以凋年
仰洿 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
祗受欲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
伏候 勅肯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於九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日奉

聖旨揚万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惟谷
伏念臣齒幾八十災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
當平居則似乎無事遇發作則痛不可堪慘毒甚
於割烹呻吟達於鄰曲敢期聖主之念旧特招
微臣而趣行禮有大經召不俟駕便應駸奔而出
宿死於道路而益榮顧大馬瘞歲豈患無蓋惟之
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測乾坤之仁一辭敢欺万坐
無赦願回上天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生須至

具奏以聞欲望 聖慈矜恤追寢召命令臣仍舊
官職致仕不勝懇迫皇懼之至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 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召乞 聖慈追寢恩命於十一

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 詔書不允者臣

切惟一節以趨已違無諾之召再命而偃游蒙有

詔之溫心魏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扼伏念臣半

生徃蹇薄暮時外自逢賓日之初寵盼芝檢首預

客星之列誕寘松階未瞻尺五天之清光亟進十

八人之遞直歲才更籥 帝復賜環拖紳答揚奏

續初免非有白雲之留住曲羨 紫淚之趨行光
武側席於幽人芬馨千載顏闔致詞於使者沉痾
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出須至再具奏狀以聞欵
聖慈察臣老病之實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
張召命以旬餘生不勝震懼懇祈之至伏候
勅肯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
之纓而以朝仲尼之所甚惜招以旌而不至齊君
之所必誅恩威兩隆今古一貫而臣退惟老詩仰

辱招延屬以有采薪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
已幸進律何名豈其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
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天下將以為失刑無于奚
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致公朝勸沮之
紊皆微臣瑕瑣之由煩言必興万坐無赦敢恭懇
款上冒 聖聰祈免誤恩以逃大譴湏至具狀奏
聞伏候 勅旨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堯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堯卿乃克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躬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高葬于城北而子孫

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牒七
矣問以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父老以
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
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
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
以得手民當不如是其久且深也而史逸之情也
不謂之不幸也哉然猶得因伏波之書而聞也不
謂之幸也哉古之人修諸身施諸民者豈少也豈
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
之君子儲重寶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

自以為固蒂也未徙蔭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為
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
豈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其人之賢否
歟不然權勢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
失易守而難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於
禮從祀堯卿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焉事固有古
於晦而今於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已之所自
信而使時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某月某日
堂成予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辭曰
愚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蔚其山兮遵大路之

右陬玉立萬碧鮮兮造昭回而脩脩居者勿剪兮
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旋倪俯俸以明
祀兮謂使君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
唯諸龍荷杯兮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
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兮光風泛芙蓉之旂

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
而茂子每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
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
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

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官游於此幾年矣其
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
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月代者將至避正堂以
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
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
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
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新
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予
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
一齋下瞰万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

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
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艷然而不
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耶然其生則草木也其
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雪霜而悲非
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
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
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逋問之則
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
也而草木不為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
遇朋友有過面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

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
明日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
耶隆興元年廬陵楊某記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吳
之估則楚之霸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
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
之蓋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
山一重一掩而水亦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
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

潭激瀨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灑灑焉峽
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
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
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極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
邑壘也面而覲則玉筍之諸峯也沂而顧則予舟
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臺若亭者時
夜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
至今坐而想之猶徃來目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
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
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樓於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

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總者搆成乞名於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凌煙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子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一岳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

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匯字彥濟次曰發字彥祥有母老矣其家睦祖光云揚某記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微仲者翩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微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詣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策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表之宜春簿微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

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
取諸違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予言予於
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某與乎為子孫計者不
可守不為也世之君子門戶失守而後以貲貲又
失守而後以田田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
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逐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
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
予嘗見好書者以某書矜曰此某相之家藏也又
以某書矜曰此某從官之家藏也予視其識則果
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

乃前此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特也書蓋有可特者矣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傳之朝奉公朝奉公傳之徽仲徽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徽仲之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義山禾木之秀氣嘗出相者三其信然耶是氣也沉而不昇黯而不光者幾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當能候之彥純盍問焉以告予也乾道戊子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揚某記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競天下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劬劓疾視譬邪畢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歎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為疽根弗弗蕪我則滌除俾罔後災首得奉新縣三鄉寓稅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符下轉運悉蠲除之為稅三十五萬錢有奇為米若干為帛若干命下而公已遷荊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

有鄉而無民者今有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
新三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於間以致瞻紿之
敬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
杲與三鄉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
種種言德懷言民也於是民皆歎曰微公之恩吾
其不首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於是民皆不悅
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
於敢聞除民之害則勇於不敢今公之言朝奏而
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於是
民始悅予曰亦公之恩也於是民皆大感予又重

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不可害也而况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月夜搖其所恃以忠其所立是果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云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

月滿屋梁也。趯然如瓊田之鶴，向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沈瀛而遊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徃徃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實宿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蓋老且病矣，折腰走塔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

日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揚子事也揚子措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庚寅十一月四日廬陵楊某記

水月亭記

予既官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內英俊並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嚮所志不同行者徃徃一見即定交既交必久要蓋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澆粹如吾友劉君承弼彥純者加少也始予之少也貪且

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
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彥純彥純
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
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於吾鄉
則艱乎爾求斯人於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
乎今其不然矣乎不彥純之為見七年矣余遮宿
南宮同舍即皆上馬去鴈鷺行亦散隔牕雨雪落
脩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彥純書來索
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攬書危坐獨想忽如登斯
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孤笑也當予與彥純共學

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掬池
水弄霜月自以為吾二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以
易此樂也雖有語之以今日離索之悲肯信不肯
信也今何地無水何夕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
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
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
記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
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子盍賦之

蓋侯志也詩旣徃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
予官於朝以母老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
舟人忽捩拖回權望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
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於予心
也舟行之二月自鸞鷁灣歷昏口則兩山竊立而
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卷居止若墻
面偃仄阨塞使人悶悶又一月宿烏石灘下曉起
而望則溪之外有地地之外有野野之外有峯峯
之外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
倚畫屏南山隔水若來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峯

若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悶悶者去矣
予以呼家僮未來假館於曹侯者暮月嘗從侯散
策郡圃初登千峯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
委蛇北東至夫所謂正巳堂者築高而趣之庫宇
敞而見之隘悶然復如在鸕鷀灣唇口舟中時也
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
為新堂子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
壞垣所偶跋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
來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
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

晚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月記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乂既葬其父主簿公於某山作亭於前
春秋率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諉其友蕭如墳問
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
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
本今則不然本乎責者不加約苗乎責者不加周
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躬富貴利達之不得未
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

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顛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豔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告身之丘

手皁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賜墩之丘
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
動暴露今之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
學而好脩自粟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薄公
之墓乎願以此記焉年月日某記

霽月樓記

余頃官於朝得余叔祖彥通書諉余以名石井張
氏之樓且為之記余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
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訊以斯樓何宜彥通
又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與秋宜風物靡不宜

而尤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余乃
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見詩
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為万象皆有新故無新
故者月也顧曰霽月焉及余為博士於奉常時秋
且半吏白余當祠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黃仲秉齋
宿於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兩作松竹興荷
葉終夜有聲騷騷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
如水月色如洗殆不類人間有也蓋詩家之談猶
信張君克剛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
樓又勝絕予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淮此

記庶幾與斯樓有一目雅也年月月某記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齊其歲也人馳而我上我所徇人所嚮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盲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名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辭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

矣萬物莫不滿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歟竹歟蘭
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惟梅得雪而後潔白者
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曹
處於劉子軒窗之前並驅於歲寒風雪之會若相
友以道相摩以義揜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
摧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
夫君子蓋身幽而名白似鄭子真鎡中而銖外似
嚴子陵群濤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
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
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薦名禮部年月日楊某

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外郎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詠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
饗殮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南書者持一
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
之必取乃已蓄之多而不厭饗老而不衰也以故其
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
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

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
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脩竹在左右
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
望寄聲於予且曰我旧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
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
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
也所知者儒書爾夫道性之而聖聲之而書書乎
讀聖乎悟則書為我我為書矣不然度之而置散
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
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有是

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焉者竅也誦不以口而以輪
者情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為我問
之年月日揚某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櫟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背
碧岑前左紺溪水木幽茂望之蔚然也旧有十八
羅漢像蓋拙工為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類道傍
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
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
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

衲紐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塵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翫爐香者其意遠擾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之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為彼而不為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出此乎入庸知其不由歟以寂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牽超然無廉世味不能誘其衷人

憂不能寇其崖而况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蚤世而諸孤不孤者有長吉之賢字而燾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吾長吉之似者

怡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渴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為見見十月雪自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旧然僵卧南

軒之東牕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
聞予至夜與邢魯仲來見詰朝俟彥周又與予里
之十劉炳先兄弟來見自是人事始擾擾矣炳先
一月約予與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始學
而又雍睦怡怡如也索筆為書其相間曰怡齋炳
先來予記之予以行不間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
試南宮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
也又二年友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
頃失一見甚恨且促迫怡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
長沙故人則彥周魯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

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兄弟四人在甬今侍講
官八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游之在七
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
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之老乎炳先名光祖
弟繼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再世云
淳熙三年月日記

無盡藏記

永新縣東郭外不十里曰橫江張司理德堅居之
近無邑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郭万象剗壤為
池實以芙蕖布礫為迳夾以海棠為亭為軒以憩

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不滿意者
顧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枝
芒屨循海棠逕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濱德堅却
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來渺然若從天流
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琴味昂尻庫
羨竹異樹不執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
玉釵股勢若競鶩聲若相應若將昏命而會于洲
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
而散之不見層寸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
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顛者蓋月已出矣景明

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
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追土收逋而貯
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
年月月楊某記

宜州勅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
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壁直諫士也初抵官下他
皆未遑首勑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貶宜州崇

寧甲申也館于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卒焉
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子湖張安國大書豫章
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句湫隘屋廬壞墮不成
列拜靡屑躬今侯戾止顧曠爰出其闔距城不遐
得地洵盱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峯岷竒駿奔來
庭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象是似是似是享
俯湖為閣于登于臨湖山清空雲煙高寒神則降
集人士奮豫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拭旣以清風名
閣矣子學詩山谷者微子莫宜記之予執書歎曰
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吐某氏館之太守抵

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
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圖之也卒于所館蓋飢
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
守乎鹿之囚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
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
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
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采焉由今視之其取
采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為
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
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

得罪奚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沒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燠休之則主賓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逢苟逢矣前後足技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益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侯云淳熙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

興崇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為十里者七地曰鄔村有寺端然者

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
通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贄與惠崇者
又作之殿堂有嚴庖漏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安
而居繼繼而不絕者二釋力也釋海璿今居之璿
良於醫得錢無所可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
為者宮廬之歌傾佛像之漫漶既葺既考既校既
藻則與其徒蘊賢蘊淮計曰有寺百年而無經一
卷非不耒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衲其軀焉而
已矣吾徒藉弟令自貳自憎靡覩靡忸其若後之
敏慧秀辯求心問性者何於是傾橐之贏勸里之

俠得錢如千蘊賢乃杖竹屨草風飪露寐走二千
里至福唐市經于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
有八為匭者數十百承以羈輪情以崇殿金碧煒
燁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吐周不尊
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瓊因人士劉宗芝及吾外
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於其師之
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匭之矣能如士之於書
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
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
經為作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

能傾貲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能辛勸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研以附炎奔命以死權予無以詰因併書其語蓋殿成於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己亥之春貲出於璿力出於賢與淮云是歲十月三日某記

愛教堂記

富川鄒虞卿豐其室而歎其心曷歎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競爽其長如嘉木焉既條既葉蔚如某茂也其幼如稗苗焉既露既雨韡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叢書於間歲聘良師以

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愛教
虞卿又介予弟廷微謁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
則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愛夫抑今之教子者非
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
今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稀矣曰子乎仕親
乎光也人固有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
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
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
褚有璜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燁夫果俟於外
乎哉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

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其為虞
卿光者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而出其
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為二三
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哉虞卿名時
舉年月日某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太皇天壽於万有開七秩是將
咸義黃登姚姒天齊日昇復無無極自商三宗周
文武而下藪手無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謂茲盛
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闔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

極鴻號對越太紫昭天同符親親老老流馳厥慶
溥將有截以表章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某氏厥齡
若干僉日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迴玉軸山輝華
鎮掄狄命服斯皇邑里趨護來賀塞門於是宣漢
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臣孚廼作新堂以侈君賜
以怡親顏以詔孫子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旣落
之屬某記之竊惟孚安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
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著替葛製雪蓄水飲夙宵連
如憂子無立孚念父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修以
懌母懷則致身書林蓄畝典墳膳服禮言將擯其

根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允當世鉅人長德
是惟不聞必輕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
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
罔克用勸則攤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年正月
日具位某記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
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
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
今五百有餘歲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

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元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數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甬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數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

志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徃度諸來必有超
然寤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
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
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旣成屬
某記之則招諸生而論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饗於
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
兩公曰莫予云磋跋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
殖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
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楊某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
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豪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
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
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
書之制 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
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顧曰毋
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
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阜如也謁吏部得吉水
或憇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
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

道則勤已以佚民癯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服夕
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鬻年不登惻怛勸分
大家悅隨若已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
庠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
如澍晝夜無止某人輦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
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果卿者如徐徹者如王
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暮年政治民懌
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
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說予喟然曰君
之志則矣君之許其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

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僂則稱能而君則否
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
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
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旧矣其左老子之宮
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于老里之士
陳懋簡徹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稱之為楹三
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
有記之者願分椿以請謁焉某日是不記不可也

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
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
五代以來為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
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讎乎忠言直節舉明主
於五三以否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
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有知夫作而興之
者先生乎自占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
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
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
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

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為齊也後此百千年
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
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沒而
見祠者或生而不過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
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
生而無不過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
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
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
下後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乎天下師
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

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
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為為之
也自眉山之稱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
皆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新斯堂而尸祝之其
誰為也生而有為其不以此而易彼乎年月月具
位揚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良茂

校正

誠齋集卷七十二終